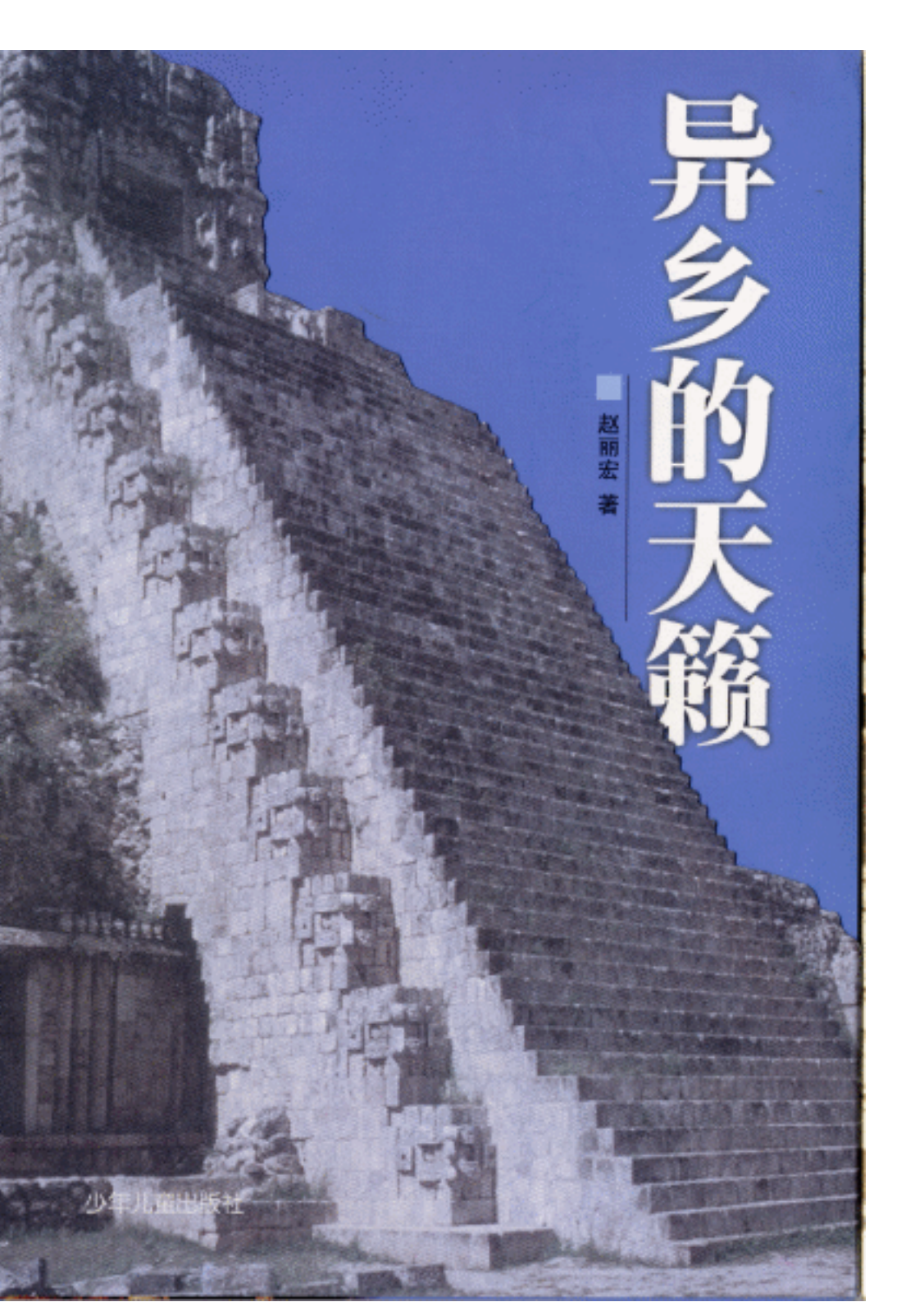




异乡的天籁

赵丽宏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异乡的天籁

赵丽宏 著



赵丽宏简介

赵丽宏，男，散文家，诗人。1951 年生于上海。1981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萌芽》杂志编辑、编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等各种著作共四十余部。其中散文集《生命草》、《爱在人间》、《玛雅之谜》、《死之余响》、《岛人笔记》、《艺品》、《人生韵味》、《唯美之舞》、《日晷之影》等；诗集《珊瑚》、《沉默的冬青》、《抒情诗 151 首》；散文诗集《人生遐思》、《落英缤纷》等；报告文学和传记集《心画》、《在岁月的荒滩上》等，并有四卷本《赵丽宏自选集》行世。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奖，散文集《诗魂》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

目录

玛雅之谜	5
日月金字塔	22
壁画之都掠影	32
特奥蒂瓦坎之夜	36
血与沙	39
墨城万家灯火时	48
美国印象片断	53
走马好莱坞	57
白夜	69
雨中皇村	76
温暖的烛光	80
在教堂的阴影里	88
白桦林中的小路	91
冬宫	95
滨海喷泉	100

湖畔树影	105
游墓园	107
巴比亚厄	113
基辅情景	115
歌者	122
与象共舞	127
邂逅富士山	131
飞行音乐会	134
异乡的天籁	137
海的雕塑	142
袋鼠和考拉	145
夜海奇观	148
昔日的奢华	152
感觉悉尼歌剧院	156

CONTENTS



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矗立在旷野中。

玛雅之谜

秋夜,在墨西哥南方广袤的尤卡坦平原上,深蓝色的天空中闪烁着密集的星星,星空下有一些奇妙的曲线,在朦朦胧胧的地平线上起伏蜿蜒。那是古代墨西哥人留下的金字塔和庙宇,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耸立在那里,像无数巍峨的问号,横亘在人们面前……

幽暗中,响起一个苍凉低沉的声音:“玛雅人用悲观的目光仰望着天空。天上的神灵呵,何处是玛雅人的出路……”

这声音,在空旷的废墟中回荡,也在每一个站在这片废墟上的外来者心中回荡。这是主人为参观者安排的一个节目。当人们在庙宇的平台上坐定,这声音便从那些黑黝黝的门户中飘出来。一些闪烁不定的灯光也开始在沉默的废墟和金字塔上游动。声音和灯光叙述的是关于玛雅人的古老传说。可惜我无法听懂那烟缕般飘忽的西班牙语,只是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凄凉的、悲壮的气氛。在那些来自遥远的陌生语汇中,有一个音节反反复复在我的耳畔萦回:玛雅、玛雅、玛雅、玛雅……

玛雅,这是一个颇含神秘色彩的词。它和许多不解之谜连在一起。以前听到那些关于玛雅的传说时,觉得它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经翻过中国的《辞海》,其中竟查不到这个条目,这使我深感困惑:大概编《辞海》的专家也感到其中的蕴涵太玄太迷离,所以避而不提了。这更增长了它在我心中的神秘色彩。现在,到了玛雅人的故乡,玛雅人和他们留下的种种创造,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那层神秘的面纱终于逐渐地开始消散……



登上高高的金字塔

奇青伊特萨,曾经是古代玛雅人的一块圣地。我们到那里时,正是中午,高悬的烈日火辣辣地灼人。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那些古老的建筑像一群昏睡着的巨兽,庞大的身躯闪烁着金黄的光泽。穿过玛雅人当年用来赛球的广场,雄伟的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便赫然出现在一片绿草覆盖的旷野之中。

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人智慧和文化的结晶之一。站在金字塔下抬头仰望,但见一排宽阔整齐的石级直达高高的顶端,顶端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顶石塔,形如现代战争中的钢筋水泥堡垒,又有点像万里长城中的

金字塔的台阶上,有羽蛇雕像。



那些烽火台。台阶两边和地面吻合处,有两个巨大的岩石兽头,其形状似龙非龙,似虎非虎。墨西哥向导告诉我们,这是“羽蛇”,是玛雅人崇拜的一种神灵,在他们的建筑中,到处可以见到羽蛇的形象。每年春夏之交某个固定的时辰,阳光将把金字塔齿状棱角的斜面投射到台阶栏壁上,这时,从远处看去,那曲折起伏的阴影便和台阶尽头的羽蛇头连成了一体,金字塔上顿时出现了一条蜿蜒作腾飞状的巨大的羽蛇。这景象当年大概曾使玛雅人如痴如狂,他们崇拜的神灵在阳光下降临了!这其实还得归功于玛雅人自己,是他们精确地在金字塔上作了巧妙的设计。这样的建筑,即便是今天的设计师恐怕也很难胜任,其中不仅需要精确的数学计算,还涉及到深奥的天文知识。

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和埃及的金字塔在外形上有很大的区别。玛雅人和古埃及人建造它们的目的也完全不同,埃及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坟墓,而玛雅人造金字塔却是为了进行他们的祭祀仪式。不久前,人们偶然在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一侧发现有一个隐秘的涵洞。考古学家们顿时蜂拥而至。不少人断言可在这前未知的涵洞中发掘出玛雅人的墓穴,这样,美洲和非洲的金字塔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然而挖掘的结果却使人失望,涵洞深入金字塔腹地数十米,顶端是一间窄小的暗室,暗室中只有一尊美洲虎的石雕,其用意何在至今依然无法明了。

从幽暗的涵洞出来后,我一口气沿着陡峭的石级登上了金字塔顶端的平台。我数了一下,台阶共九十一级,把金字塔四侧的台阶加起来,再加上塔顶的平台,不多不少,正好三百六十五级。在公元前三百十一年,玛雅人便开始使用他们的历法,极其准确地推算出金星年和地球年,据说,他们流传下来的天文计算可适用四亿年!当时几乎是赤身裸体生活在丛林里的玛雅人,能在科学上达到如此成就,简直不可思议。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和其他玛雅建筑都是根据他们的历法和天文学来设计建造的,每一块砖石都和他们的历法有一定的联系。





坐在金字塔上俯瞰。

我脚下的平台是由普普通通的岩石铺成的,石面粗糙不平,斧凿的印迹依稀可辨。那个平顶石塔也十分简陋,塔中只有一个阴暗狭窄的小室,如果用来作神的居室,实在太陋小,用来住人,恐怕也不会舒服。站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似乎很难产生什么神秘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怀疑:那些关于玛雅历法的惊人之谈,是不是真的?金字塔表面镶嵌着巨大的石板块,这只是金字塔的皮肤。有些石板已经脱落,皮肤下面便露出筋肉来——那是一些不规则的石块。这些不规则的石块能垒成这样的一座巨塔,似乎又使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了。放眼远眺,脚下的景象是蔚为壮观的。金字塔前的大广场可容纳数万人,广场尽头残存着一些砖石的建筑,这都是当年规模巨大的神殿和祭坛。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玛雅人当年集会祭祀的场面:广场上万头簇拥,人们裸露的肌肤在强烈的阳光下反射出红铜般的色泽。玛雅大祭司站在金字塔顶上,昂首苍天,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呼喊,人群应和着……谁也无法考证玛雅人当年是如何呼叫呐喊的,时光不可能倒转两千年。

坍了半边的天文台

太阳失去了耀眼的光芒,斜斜地落到了天边。和西方的地平线交接的那一片天空变成了深深的紫红色。天文台投在天幕上的剪影是奇妙的,就像一个戴着金属头盔的古代武士,正凝望着夕阳默默沉思……

奇青伊特萨的玛雅天文台也是世界闻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用它作广告。那残缺的圆顶和黑洞洞的瞭望孔不止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中。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圆形建筑。使我惊讶的是,它的形状和现代天文台竟如此相似。远远看去,用不着提示,任何人都能辨认出来,这是天文台。

走近了再看,情形便不一样了。这天文台,毕竟老了,我绕着天文台走了一圈,只见枯黄的败草在石缝里飘摇,到处有豁裂坍塌的痕迹。天文台正面还基本保持着原状,它的背面,却已经坍下了小半边,天文台内部的结构清晰可见:一条条窄窄的旋梯从底层盘旋而上,直通顶部的观测台,圆形的屋顶上开有观察星空的窗孔。从那些碎裂的砖石中,似乎能看到继续颓败的趋势。

天文台建筑在一个高高的台基上,台基成阶梯状。上下共三层,底下的平台足有六七十米见方,当年的宏观依然还在。有意思的是,这天文台的观察窗并没有瞄准最亮的星体,玛雅人当时不可能有精密的天文望远镜,然而他们竟知道了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天王星和海王星。这又是一个谜。墨西哥向导告诉我们,在天文台顶部的窗孔中,有一些极精确的刻度,移动的阳光会在这些刻度上标出一年四季和一天中的各个时辰。在每年春天和秋天的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射入天文台正面窗孔的阳光将不偏不倚地洞穿背面那个窗孔。玛雅人从中窥见了日月星辰运动的某些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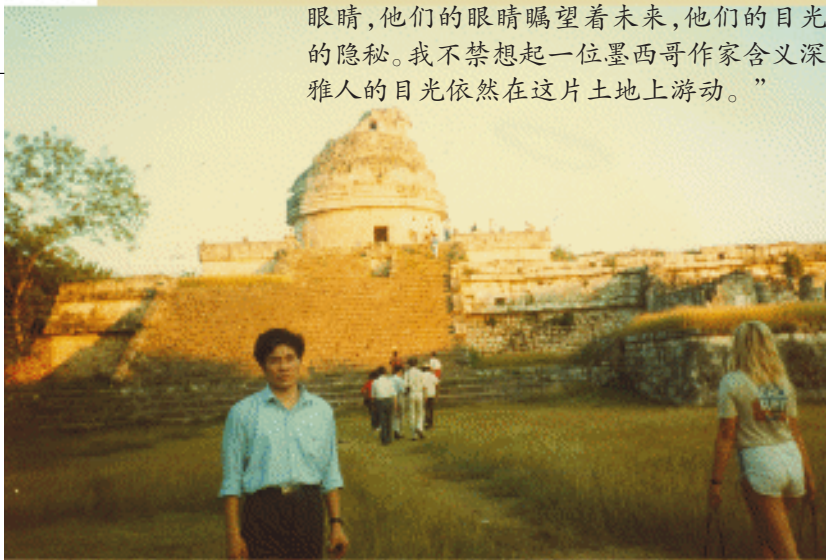
因为天文台损坏严重,参观者只能站在底下看,顶层那个观测台究竟是何等模样,只能在想象中描绘它



了。不过,我想还是不上去为妙,在想象中它还能保持一种神奇的色彩,假如低头躬腰沾一身尘土爬上去一看,这种色彩便可能会荡然无存。于是想起了周敦颐的一句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句话对整个奇青伊特萨天文台都管用。

走下平台,再回望被昏红的暮色笼罩的天文台,一股无法名状的敬意油然而生。当年,那些玛雅的天文学家们披着暮色,通过高高的平台走进他们的天文台时,一定怀着一种骄傲而又激动的心情,这天文台缩短了人类和星空的距离。玛雅天文学家的眼睛曾透过那窄小的窗孔久久地谛视灿烂星空,也许,他们的视野中曾经出现过现代人无法看到的奇观……

在逐渐昏暗的暮色中,天文台越来越像一个戴着头盔的古代武士,他那苍老的面容是朦朦胧胧的,只有那个黑黝黝的窗孔,仿佛一对深邃的眼睛。这是玛雅人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瞩望着未来,他们的目光曾洞察世间的隐秘。我不禁想起一位墨西哥作家含义深长的话:“玛雅人的目光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游动。”



暮色中的玛雅天文台。

永不闭阖的望天之眼

“瞧,有人说,这就是玛雅人的眼睛,它永不闭阖,仰望着天空。”

又是玛雅人的眼睛!顺着墨西哥向导手指的方向望去,所有人的目光里都闪出惊奇来——一口巨大的深井,赫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帘之中。这是从岩石中凹陷下去的一个奇异的天然巨井,直径约摸有六七十米,井深有七八十米,井壁垂直陡峭,表面布满风化的裂痕,犹如千万年前凿刻下的无人可辨的神秘铭文。站在井边往下看,一股阴气扑面而来,令人毛骨悚然。井水是墨绿色的,其间似乎还泛着血红和深棕色,水的深度和混浊可想而知,井的古老和神奇也在最初的一瞥中便能感觉到。这口井的成因曾使很多人大感兴趣。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陨石坑,还有人认为这是个火山口,然而后一种说法为大多数人所否定,因为它的形状和火山口差异甚大,而且周围也没有岩浆流淌的痕迹。

这曾是玛雅人的一口圣井,井距离埃利卡斯蒂略金字塔顶端九百八十四米,据说这也是一个和玛雅历法有关的数字。在久旱无雨的季节里,玛雅人曾聚集在井的周围祭祀求雨。玛雅人的这种祭祀活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任何文字可考。二十世纪初,一位勇敢的美国考古学家冒着生命危险,让人用绳索牵着潜入污浊的深井,从井底的淤泥深处挖出许多让人目瞪口呆的东西来。其中不仅有珠宝和艺术品,还有一具具童男童女的尸骨!于是,千百年前一幅可怕的图景便出现在人们眼前了:头插羽翎的祭司站在井边的祭坛上,仰对着喷火的烈日念念有词,在他悠然挥手的刹那间,一对少年男女被一群表情麻木的成年汉子猛地抛下井去,顿时,深深的井壁间回旋起一阵稚嫩而又惊悸的呼叫,这惊叫极其短促,很快就随着沉闷的落水声消失了。混浊的井水吞



石砌的玛雅古墟。

没了两个小生命,墨一般凝重的水面只是泛起几圈不规则的涟漪……



隐在冥冥之中的那位雨神,恐怕未必领情,天空很可能依然烈日高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玛雅人会不会产生怀疑呢?这真是个使人生疑也使人生悲的现象,一个在科学上取得了如此了不起成就的民族,竟如此不珍惜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智慧和愚昧,同时并存于玛雅人的世界中。我想起在玛雅运动场的一堵石墙上看到的一组浮雕,描绘的是他们赛球时的情景。比赛的两个球队经过激烈的争夺分出了高下,赢队得到的荣誉是队长被送上断头台当众处死!浮雕上的那位被处死的武士手里高擎自己被砍下的头颅,脸上含着宁静的微笑。也许,在玛雅人的观念中,死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光荣,是一种崇高的行为。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把它比作玛雅人的眼睛,从它仰望着天空的永不闭阖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痛苦和迷惘。其中的涵义,只有长眠井底的那些玛雅少男少女们才能解释。

玛雅人,你在哪里?

玛雅人曾经两次神秘地从他们的世界中消失。

第一次是在公元六百年,玛雅人突然抛弃了他们的家园,抛弃了他们花费无数代人的精力建造的城市、金字塔和神殿,整个民族向北方迁移,在尤卡坦以北两百多公里的原野上重新建立了他们的部落。他们在建筑和艺术上的创造再也没有超出他们的先人。这次大规模迁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许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遭到了外族的侵略,有的说是受到了冥冥之中神灵的指示……然而没有一种说法雄辩得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于是不断有新的臆测出现。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尤卡坦时是十一月份,在中国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然而这里却依然酷暑逼人,气温在三十八摄氏度上下,只穿一件衬衫还热得直喘气。一次在探讨玛雅人迁徙的原因时,我



古代玛雅人的竞技球场。

们的团长王元化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说:“我看,玛雅人大概是无法忍受这里干热的气候,所以才逃跑的。”虽然是脱口而出的想法,却不失为很有见地的一说。墨西哥向导耸着肩膀,连声说:“有可能,有可能。”

玛雅人第二次失踪就更不可思议了。那是在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后,视玛雅人为魔鬼,烧杀掳掠,残酷无情,大有将玛雅人砍尽杀绝之势。玛雅人的典籍史料,都被投入烈火。还没有来得及等侵略者把屠刀架到所有人的脖子上,玛雅人突然一下子全部失踪了,人们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于是玛雅人又为世界留下一个神奇的谜。玛雅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猜测就更缤纷更离奇了。有人认为玛雅人曾在尤卡坦的密林中修建了巨大的地道,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他们全体潜入地道,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地下生活,再也不理会人世间的喧嚣和血腥残杀。另一种说法更加玄奇:玛雅人本是外星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远古时代曾生活在大西洋中的大西岛上,后来大西岛在一次火山爆发中沉入海底,玛雅人便迁居到中南美洲。据说玛雅人的脸型

也极为奇特,他们的鼻梁从额头伸出,将脸一劈两半,所以被称为“直鼻人”,地球上的人类是不会有如此长相的。既然人类无法容纳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文化,那他们只有向地球告辞了。在一个没有星月的黑夜,一艘巨大的飞船从天外降落,全体玛雅人登船而去,飞入茫茫太空……还有一种说法:玛雅人怀着对人类的仇恨,潜入百慕大三角区的大洋深处,建立了人类无法抵达的海底王国。那些在百慕大海域神秘地沉没失踪的舰船,就是玛雅人对人类的报复……

这些传说近乎神话,然而人们宁信其真而不愿知其假。这样一来,可以保留一种神秘感,在玛雅地区访古时,可以产生更多的幻想。初到尤卡坦时,我的心里也充满了这种神秘感。

到尤卡坦的头一天,那位墨西哥向导便使我们大吃

玛雅人的祭坛。



玛雅人的墓地。

一惊。在宾馆安顿下住宿后,向导亲自开车带我们直奔奇青伊特萨。车行到中途,突然停在了一个用木栅栏围着的院子门口。

“现在,请你们参观一个玛雅人的家庭。”向导为我们打开了车门,不动声色地说。

玛雅人!他们不是已从地球上绝迹了吗?向导对我们的惊讶不以为然,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不,玛雅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时,一群孩子噢噢地叫着奔过来,围在汽车四周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些孩子肤色黝黑,大脑袋,圆脸盘,黑头发,眼睛又黑又亮,模样有点像黄种人。这和传说中的“直鼻人”完全是两码事。这家玛雅人的男主人不在家,只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少妇,两个人都属矮胖型,身高不过一米四十。她们很友好地引我们参观了她们的庭院和住宅:简朴的草屋、深深的水井、在院子里悠闲踱步的猪和火鸡,一派古朴宁静的乡村气息。看来,玛雅人还保留着从前的生活方式。不过,在一间茅屋里,我发现一台日本产的洗衣机,这使古老的玛雅庭院中掺进了几分现代气息。

根据墨西哥向导的介绍,我很快便能从人群里一眼认出其中的玛雅人来。他们的特征很明显:矮个,大脑袋,胖者居多。在旅游点兜售工艺品的小摊前有玛雅人,在一些手工作坊里也有玛雅人。然而我依然心存疑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玛雅人?会不会为了招徕游客,把一些印第安人说成玛雅人?

在乌斯玛尔,我看到一个正在兜售披肩的小伙子,看模样,一准是玛雅人,我忍不住问他:“请问,你是不是玛雅人?”那小伙子愣了一愣,呆呆地瞅了我半天,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惊奇。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只是惊奇地注视着我。

一个找到了依据的假说

还在离开墨西哥城去尤卡坦之前,曾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

那是在墨西哥作家协会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我和两位墨西哥作家正谈着玛雅人的起源和去向,坐在我对面的墨西哥国会议员、语言学家拉莫斯先生突然插了进来,他那眉飞色舞的叙述吸引了在座的所有人:

“前不久,有人在玛雅地区挖掘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它看上去像一根小铁针,肯定是经人工琢磨而成。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是一千多年前的产物,可谁也弄不清这是什么。有一次,人们在无意中把它放在一块玻璃上,那小铁针竟转动起来。人们这才发现,它原来是一根指北针。这发现使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大为困惑,一千多年前,玛雅人根本没有铁器,更没有指北针。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有指北针!在墨西哥,早就有这样的传说——墨西哥人的祖先来自亚洲,来自中国。这新出土的指北针又为这种传说增加了一条依据。”



博物馆里的
玛雅石雕。

拉莫斯先生提供的信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缥缈的传说,其可靠程度犹如空中游丝,经不住微风一掠。然而既有此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特别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了。



在尤卡坦的省会美利达市，我们参观了一个博物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玛雅展览馆，里面所有的陈列品都和玛雅人有关，这使我有机会将玛雅的风俗、文化和中国人作了一番比较。

从地下出土的遗骨向现代人显示了古代玛雅人的容貌。所谓“直鼻人”，纯属臆造。古代玛雅人有一种很奇怪的风俗，即以变形为美，他们用夹板固定在婴儿的脑袋上，直至把婴儿圆滚滚的小脑袋夹成三角形为止，他们认为三角形的脑袋要比未变形的脑袋来得美，这是贵族和美男子的标志。人们想方设法来变形，譬如在脸上刺花，在牙齿上镶玉，甚至把正常的眼睛改造成“斗鸡眼”，越是身份高贵的，变形变得越是厉害。那些显赫的大祭司，想必一个个都是三角脑袋斗鸡眼，如果转世在今日，只能是十足的丑八怪。这种习俗使我联想起从前中国妇女的裹足，想起传说中的那些文身者，这大概也是一种以变形为美。

倘论长相，玛雅人还真有点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只是个子更矮，脑袋特别大。他们的肤色和外形，和中国的藏族人极为接近。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陪同我们

在墨西哥人类博物馆留影。

浮雕上的玛雅人，有点像毕加索的画。



访问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前几年中国一个代表团访问墨西哥时到了尤卡坦，代表团中有一位藏族妇女，当代表团进入玛雅人的居住地时，她竟惊奇起来：“啊，这不是到了西藏啦！”玛雅人的长相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藏族人是如此相近，以致那位藏族妇女常常忘记自己是身在异域。于是有人提议作这样的试验：让她不用翻译单独和玛雅人交谈，看会不会产生什么奇迹。奇迹当然没有发生，玛雅语和藏语并不是一回事，然而有些古老的单词的发音却颇为接近，譬如：水、太阳、树，等等。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谁也无法说清楚。

玛雅人崇拜众神，他们的神名目繁多，有玉米神、智慧神、死神、生殖神、自杀神、太阳神、月亮神，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羽蛇神，也就是水神。他们的羽蛇神不时使我想起我们的海龙王，两者是那么相像，而且所司职能也基本相同。玛雅人的祭神方法和古代中国的某些做法也相近，譬如他们用童男童女祭祀羽神，中国古代也有用童男童女祭神的，还有把年轻女子投入水中为河伯娶亲的，两者的做法如出一辙，同样残酷而又愚蠢。

玛雅人的文字为象形文字，有点像中国的甲骨文。在博物馆里，我见到一张图表，上面将玛雅文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象形文字作了比较。相比之下，我们的甲骨文比玛雅文简洁得多，而玛雅文简直就是一幅布满各种复杂线条的图案画，要临摹它们也非常困难。作为学者的王元化因此产生了疑问：“这究竟是文字，还是其他什么符号？”假如这些真是文字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极其繁琐的、不可能推广的奇文，和我们的汉字不能同日而语。

玛雅人的语言多为单音节字，和汉语相似。

玛雅人爱吃猪肉，几乎家

家户户养猪，这又类似中国人的习俗。

……

我知道，要想使那个天方夜谭似的假说成立的话，以上这些依据实在微不足道。所以这种假说还只是天方夜谭。我想，把这假说看做是墨西哥人民对中国人民信赖和友情的一种依据，那大概不是牵强附会的。

离开尤卡坦时，我透过飞机舷窗久久向下凝望着。玛雅人的丛林像一片墨绿色的绒毯覆盖着大地。这丛林留给我的印象是纷繁多彩的，然而其中的神秘色彩已经不是那么浓厚了。在这一片墨绿色的丛林里，曾经有一个了不起的民族用智慧和血汗创造奇迹，他们是人类大家庭中一个极有个性的成员，他们的后代将永远在那里生息繁衍……



玛雅神庙中的石雕。



流连在尤卡坦的街头小铺。

日月金字塔

在昏暗的夕照里,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像两只金红色的巨兽,默默地静卧在一片辽阔而又荒凉的废墟之间。它们沉默了两千年,相峙了两千年,把无数秘密埋藏了两千年,全然不理睬从世界各地赶来寻访它们的好奇的人们……

从墨西哥城坐一小时汽车到达特奥蒂瓦坎时,已是暮色苍茫了。年轻的墨西哥向导胡安笑着对我们说:“现在,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是属于你们中国作家的,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们。”是的,这一望无际的古城遗址中,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古庙的残垣断壁,只有青黄相间的野草,草丛里崛起巨大的仙人掌,一只孤鹰怅然盘旋在天空……

假如,把历史往前推移一千二百年,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繁华兴旺的大都市。那时,这里有二十万人口,其规模据说可以和当时中国的京城长安相比。中部美洲各民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拜倒

在巍峨的金字塔下。宽阔的“亡人大道”上,到处是五光十色的人流,缤纷的羽毛和兽皮服饰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以日月金字塔为中心的特奥蒂瓦坎古建筑,不仅使墨西哥人引以为骄傲,也是古代人类的伟大创造之一。当特奥蒂瓦坎被废弃之后,后世的人们面对着巨大的金字塔和辉煌的神庙,在惊奇和赞叹的同时,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如此宏伟的建筑,怎么可能出自渺小的人类之手,一定是来自天外的巨人和神仙创造的!于是,特奥蒂瓦坎便被后人解释为神仙之城。许多神奇的传说,连同种种困惑,一代又一代流传了下来。

此刻,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步,急促而又纷乱地在“亡人大道”和古庙废墟之间回响。我们必须赶在日落之前参观完太阳金字塔。金字塔看似近在咫尺,走起来方才知距离甚远。我们也由此体会到了脚下这个古都当年的规模和气势。一路上,胡安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最有名的一个神话,这神话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在人类的头顶上,曾经有过四个太阳。太阳和人类一起诞生,也和人类一起死亡。第一个太阳善良温和,然而软弱,天上的恶魔便存心和他作对,把满天的星星放逐到大地,变成凶猛的虎豹,很快就把人类吃得一千二净。第一个太阳于是郁郁而死。第二个太阳是一位暴君,整日以烈火燎烤大地,烈火毁灭了新生的人类,也毁灭了太阳自身。第三个太阳是一位喜怒无常的风魔,发怒时便以狂风摧残大地,在狂风中,人类又一次惨遭灭亡,太阳也随之从空中消失。第四个太阳是一位忧郁的厌世者,他整日以泪掩面,人间于是云锁雾罩、阴雨绵绵,雨水汇积成洪流,无情地淹没了大地,太阳在最后一个人咽气的时候也失去了最后的余晖。世界被浓重的黑暗吞没了,荒芜的大地上消失了生命的歌唱和呻吟。只有神仙们还活着,然而再没有人拜倒在他们脚下向他们供奉。神仙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埋怨着,咒骂着,他们也无法忍受这种暗无天日的时光。于是,八方的神仙便在特奥蒂瓦坎会面,商量如何创造第五个太阳。神仙中也有

太阳金字塔远眺。





在太阳金字塔下留影。

富神和穷神两大阵营,富神和穷神各推出一位代表,主持创造太阳的仪式。众神在月亮金字塔上搭起大祭坛,一位富神和一位穷神摸黑登上了高高的月亮金字塔。空旷寂然的特奥蒂瓦坎响起众神的祈祷声,这祈祷声震撼大地,在漆黑无际的天穹中回响。突然,月亮金字塔四周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照亮了金字塔,照亮了金字塔前的大广场。这时,遥远的夜空中传来一个威严神圣的声音:请跳进烈火中去吧,太阳将在焚烧你的火光中诞生!惊惶的富神脸色苍白,他俯身望着脚下的大火,迟疑地伸出一只脚,马上又缩了回去……一连试了四次,他终于没有勇气跳下去。轮到穷神了,只见他面不改色,微笑着遥望东方,然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了烈火。特奥蒂瓦坎变得一片死寂,匍匐在地的众神大睁着眼睛,用紧张和疑惑不安的目光凝望着东方。终于,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玫瑰色的朝霞,一个新的太阳,一个年轻的太阳,在众神的欢呼声中冉冉升起。站在月亮金字塔上的那位富神目睹这一切,

羞愧得无地自容,就在太阳跃出地面的一刹那,他闭上眼睛跳进了仍在燃烧着的烈火,他变成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在太阳落山以后,他才悄然升上夜空,以羞愧的目光注视着大地。富神们却大为恼火,他们认为这位变成月亮的牺牲者是胆小鬼,月亮只是一种耻辱的象征。当月亮出现在夜空时,恼怒的富神们便挥动利斧向天上砍去,月亮被砍出了缺口。这样,月亮便月月有圆有缺了……

胡安讲完这个传说时,我们已走到了太阳金字塔下。抬头仰望,巍峨的金字塔似乎有些高不可攀,在这座石头的庞然大物面前,人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是一座用许多不规则的岩石砌成的巨塔,岩石大多呈深褐色,也有土黄和蓝黑的,所以整个金字塔是一种浑厚深沉的暗色调。据说,金字塔表面从前抹着石灰,上面绘有鲜艳的壁画。那美妙的外衣,早已被千百年的风雨剥落殆尽,我们看到的,只是金字塔的筋肉骨骼而已。两千多年前,既无机械也无水泥,人类能凭着双手把数以百万吨计的岩石垒砌成如此巨大的建筑物,且历经千年而岿然不动,真有点不可思议。和埃及金字塔一样,这是一个谜。太阳金字塔的外表是多层的斜面和垂直面,它们互相间隔,直到顶端,顶端是一个平面,这样,它的外形和尖顶的埃及金字塔就有了很明显的区别。据考古学家们的考察,这两种金字塔在作用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埃及的金字塔只是法老巨大的坟墓,而墨西哥的金字塔却主要被用来当作祭坛,太阳金字塔顶端那个平面,就是进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两千多年前,各大洲的古人类根本无法沟通信息,这相隔数万里的美洲和非洲,竟然都建起了巨大的金字塔,这又是一个谜。有些想象力丰富的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把这一切归功于外星人。究竟是不是外星人帮助人类建起了金字塔,这也许得由科学来作最后



结论。不过,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却丝毫没有产生任何外星人的联想。现代的人们,为什么就把我们祖先的能力估计得如此之低呢?依此类推,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更得仰仗外星人的神力了。我以为,眼前这雄伟的太阳金字塔,只能是人类的创造,是古代墨西哥人的智慧、意志、力量以及血和汗的结晶。

太阳金字塔正面居中有一道十多米宽的阶梯,从塔基一直通向塔顶,窄窄的石阶每级足有一尺来高。当年,那些神色庄严的祭司们在鼓乐中往上攀登,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四个中国作家却兴致勃勃地走上了攀登之路,把几位墨西哥陪同也甩在了下面。在金字塔腰间的石阶上,六十五岁的代表团团长王元化擦着汗坐下来,搀扶着他的中国翻译说什么也不让他再上了。满

头银发的树菜像个孩子,举着照相机忘情地寻觅精彩的镜头。我和张一弓则一鼓作气,登上了金字塔顶端的平台。

平台上,竟然有两个人!两个年轻的白种人,一个仰躺着,另一个蹲在地上照相,身边放着可口可乐和面包,看样子已在塔顶逗留得很久了。他们神情严肃,似乎都沉浸在遐想之中。我和张一弓的出现惊扰了他们。他们回头朝我们一笑,挥挥手喊了一声:“哈啰!”仿佛遇见了熟识的朋友。在这样的场合,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都是为了瞻仰一个伟大民族的惊人创造而来,都是为了回望人类的一段奇妙的历史而来。我们简单地攀谈了几句。两个小伙子来自加拿大。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他们满脸都是惊讶。看来,难得有中国人到这里。

从正面看,雄伟的太阳金字塔高耸入云。



这是一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平台。放眼四顾,特奥蒂瓦坎古城便尽在脚下了。宽阔的广场,笔直的古道,星罗棋布的残垣断壁,点缀其间的树丛就像无数墨绿色的小绒球……在暮色中,这渺无人迹的巨大古城沉默着,被笼罩在浓浓的神秘色彩之中。我想,当年,当一位大祭司口中念念有词,以浑浊的目光扫视脚下时,他的视野中当是另一番景象,袅袅的炊烟,一定优美地在那些彩色的石头建筑中缭绕着,还有歌声、人和牲畜的嘶喊,使这里充满了生命的气息……然而,当他抬起头来向西眺望时,那画面和今天一定没有多少区别!

西方的天地之间,正进行着一场辉煌悲壮的日落。太阳失去了耀眼的光芒,在一片深紫色的雾霭中浮动。从地平线上隆起一脉淡淡的山影,仿佛是大地翘起了嘴唇,等待着亲吻那一轮血红的落日。残阳流着鲜血,无可奈何地坠落、坠落……在崇拜太阳的古代墨西哥人眼里,这无疑是极悲哀凄凉的一幕。他们建造这样的巨大的太阳金字塔,也许就是为了祈求太阳永远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吧。是的,如果是在早晨,转过身去面对东方,便能看到太阳重新升起来,那日出的一幕,一定是特奥蒂瓦坎最动人最壮丽的景象。

站在“亡人大道”上看日落。



我和张一弓久久默立着,日落的场面使人陶醉也使人沉思。太阳,这燃烧着给世界光和热的星球,这每天出现又每天消失的星球,为人类带来了希望和幸福的憧憬,也为人类带来了灾难和荒诞的臆想,人类的许多大胆奇妙的创造,都来自太阳,譬如那个充满了幻想和哲理的“五个太阳”的神话,譬如我们脚下这伟大的金字塔……我们默立着,一直到太阳消失在那淡淡的山脊背后。

从太阳金字塔下来,只见王元化和树菜正被一群兜售纪念品的墨西哥人包围着。在那银的、陶的、石头的工艺品中,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被几尊乌黑的石雕吸引了。向导介绍说,这是用这里特有的黑曜石雕成的太阳神和月亮神像,只要放在明亮处,太阳神能闪烁金光,月亮神会发出银光来。这些线条粗犷、造型独特的黑色雕像,和特奥蒂瓦坎的风格气氛极为协调。尽管要价很高,我们都买了,王元化买了一尊月亮神。这些沉甸甸的纪念品,将陪我们旅行万里,然后跟着我们回到中国去。

在走向月亮金字塔的路上,我们有机会观赏了残存在古庙断墙上的一幅壁画。那是一只用夸张的线条绘成的美洲虎,在斑斑驳驳的断墙上,这两千年前的猛虎龇牙咧嘴地看着我们,仿佛想竭力告诉来访者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然而我们什么也听不见。

走到月亮金字塔前时,天已经全黑了。摸黑登塔根本不可能。胡安微笑着安慰我们:“不要遗憾,再过一会儿,你们能走进神仙创造太阳的神话里去。”



捧着太阳神雕像,在月亮金字塔下留影。

夜幕终于把特奥蒂瓦坎封锁得严严实实。金字塔、古庙、亡人大道，所有一切全都融化在黑暗之中。胡安把我们引进一个类似看台的地方坐下来，有十几位欧洲游客已经坐在那里。夜色里，只听见风在废墟中游荡，发出低沉的呼啸，谁也无法想象即将出现在黑暗中的会是什么。突然，亡人大道上远远地响起了嘈杂的人声和乐声，幽暗的亮光在响声处晃动着。声音和亮光沿着亡人大道向月亮金字塔流过来——那分明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在缓缓走动。接着，低沉浑厚的说话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只要灯光在哪里闪烁，声音就在哪里回响。看来，这便是传说中众神在特奥蒂瓦坎的聚会了。现代的光照和音响设备，使这个废弃了千百年的古都梦一般地复活了，无数幽灵在闪闪烁烁的亮光中走着，喧嚷着，一座座废墟先后闪着光，发出一声声低语……当月亮金字塔突然被灯光照亮时，特奥蒂瓦坎又寂然无声了。灯光里，月亮金字塔犹如一座透明的水晶宫殿，穷神和富神创造日月的神话，就在这座奇异的宫殿中再现……虽然没有真的神仙登台，然而那火光，那叹息，那惊天动地的宣誓和呐喊，那鸦雀无声的等待，使人仿佛亲临了神话的境界。在穷神投火的刹那间，远处的太阳金字塔便慢慢发出了光芒，就像是一片朝霞，广袤的特奥蒂瓦坎顿时响彻众



登金字塔如同登天。

神的欢呼：“一个新的太阳升起来了！一个年轻的太阳升起来了！”

离开特奥蒂瓦坎，脑海里一片缤纷的印象，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总结这种印象。日月金字塔，连同这壮丽惊人的古城，将永久地在我的记忆中闪烁神奇的光芒。在路灯的微光中，我凝视手中的那尊乌黑的太阳神，真的，它的身上发出了金色的光芒。我想，回国之后，这闪光的太阳神一定会常常向我描绘特奥蒂瓦坎的。